

欽定四庫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十三

經部十三

禮類三

禮記注疏

臣等謹案禮記注疏六十三卷漢鄭康成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多傳于漢儒大半爲釋儀禮之義而作而三代遺制亦錯出其中康成深于周官儀禮故其注戴記獨能得經之指歸孔氏作疏更爲明暢衛湜謂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侃以爲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信如湜言則穎達當推尊兩家之不暇何轉譏侃以本落不歸其本譏安生以之楚而北行乎今侃與安生之書久佚不可考是湜所云實與不實未可知也明初陳澧集說與孔疏並列學官繼乃專主陳氏論者終以爲不如孔疏之雅奧

洵非虛美矣是書明刻本訛闕甚多乾隆四年校刊並爲訂正惟檀弓曾子問禮運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等篇闕文間仍其舊今以何煌惠棟等所勘北宋殘本並南宋纂圖諸本考訂流傳可資采據因悉取以補完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月令解

臣等謹案月令解十二卷宋張處撰處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處端平初入侍講幄時所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于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即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賡達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爲周公作鄭康成高誘

以爲即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與尉
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與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
不韋採錄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
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行某令則致某災
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爲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處解皆未能駁正然列
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爲處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
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爲一編多刪其複于例爲協間有刪之不盡
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禮記集說

臣等謹案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崑山人開禧嘉定間裒
輯是書自言日編月削二十餘載寶慶初爲武進令始表上之由是得直祕閣
紹定辛卯趙善相曾爲鋟版後越九年湜復加覈訂定爲此本蓋首尾三十餘

載而後成書故採摭羣言最爲詳博自鄭注而下所取百四十四家凡他書之涉於禮記者亦悉採錄焉用心可謂勤矣其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蓋異乎郭象宋齊邱輩之用心矣其後有慈谿黃震讀禮記日鈔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湜書刪節附以己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氏於下方陳氏則不復標出蓋用心之厚薄前後人相去遠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禮記纂言

臣等謹案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即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爲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悉以類相從凡通禮

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儀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亦並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旣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爲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輯迄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實不搖惑於新說此亦一徵證復改併舊文儼然刪述恐亦不免僭聖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

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尙爲有間故錄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禮記集說

臣等謹案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澠撰澠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仕教授鄉里學者稱雲莊先生其書衍繹舊聞附以己見欲以坦明之說取便初學而於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後人病之蓋自漢以來治戴記者百數十家惟衛湜集說徵引極富頗爲學者所推許澠是書雖襲其名而用意不符博約亦異觀其自序謂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爲可恨又以應鏞纂義於雜記等篇闕而不釋爲非亦不爲無見第述其家稱其父師事雙峯以是經三領鄉書爲名進士則其志趣固兼爲帖括之助耳明初與注疏並頒學官用以取士後乃專用是書迄今因之朱睦㮮授經圖作十六卷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殆本各不同今卷蓋仍明時監板之舊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禮記大全

臣等謹案禮記大全三十卷明胡廣等奉勅撰元延祐科舉之制易用程子朱子書用蔡氏詩用朱子春秋用胡氏仍許參用古註疏惟禮記則講學之家無成書得獨用古註疏然鄭註古奧孔疏浩博均猝不能得其要領故廣等作是書取淺近易明者以陳澹集說爲宗澹書之得列學官實自此始其采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盜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然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于象數書之理麗于政事詩之理麗于美刺春秋之理麗于褒貶禮之理麗于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爲尤甚陳澹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疎于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爲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

與濫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入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月令明義

臣等謹案月令明義四卷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己著錄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土爲取則于洛書之中五而五氣予以分布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併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十二卦象象以爲此聖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爲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于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于後考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歷議曰顓頊歷即夏歷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義和千祀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

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于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歷宋景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爲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爲未協特其所注雜采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說參稽考證于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爲推衍襍祥則改經雖謬而其隨事納誨之忱固無悖于經義不妨因人而存其書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表記集傳

臣等謹案表記集傳二卷明黃道周撰所著三易洞璣已別著錄是書亦在經筵日纂輯進呈道周以爲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爲表記之所由名夫古者制字表裏皆從衣謂衣之著于外者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鄭康成云以

其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是爲本義必取義於八尺之表測土深正日景以御遠近高深反屬闊遠又表記一篇古注約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干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文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故于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云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于章段離合之間其愼如此陳澧不用注疏次第強分四十餘章後來說經者皆譏其失今乃約之爲三十六章皆古訓所未有更于說經之法有乖其解首節云易與詩隱而顯書不矜而莊春秋不厲而威禮樂不言而信更屬強分蓋道周此書亦全引春秋解之故曰坊表二記不專爲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例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夫坊記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云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無事強合至

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于經之本義反荒矣又引韋鼎見王通之事則誤信僞書于考據亦疏而其說春秋互證旁通頗有發明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特以議論正大因事納規甚有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坊記集傳

臣等謹案坊記集傳二卷明黃道周撰所著三易洞璣已別著錄此書亦在經筵日纂輯進呈之本道周以爲聖人之坊亂莫大于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記爲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之事以證之但國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于語怪而以爲借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鄆而以爲爲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而乃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又戴記本爲一篇而分爲三十章章各創爲之目上卷之目曰大坊第一去亂第二已畔第三章別第四盍旦第五遠害第六人浮于食第七貴

讓第八作讓第九可託第十酌言第十一讓善第十二作忠第十三作孝第十四敬美第十五下卷之目曰微諫第十六睦族第十七敬辨第十八敬老追孝第十九食義第二十教敬教睦第二十一卒事第二十二不貳第二十三先事後祿第二十四遺利第二十五別嫌第二十六厚別第二十七避遠第二十八民紀第二十九親迎第三十亦非說經家法第其意存鑒戒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所終極言之頗爲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是隱爲春秋書大夫之強起例又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則明著春秋之法孟子引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坊記所述固春秋之義之散見者則道周此書亦非漫無所據盡出附會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緇衣集傳

臣等謹案緇衣集傳四卷明黃道周撰道周有三易洞璣別著錄是書取緇衣

一篇各爲章目分不煩第一威服第二孫心第三民表第四好仁第五王言第六禁行第七德壹第八壹德第九示原第十不勞第十一成教第十二忠敬第十三親賢第十四慎溺第十五體全第十六壹類第十七好正第十八堅著第十九德惠第二十聲成第二十一成信第二十二恒德第二十三其創立名目與儒行表記坊記相同案鄭康成云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道周集傳本經筵進呈之本意欲借以諷諫故於好惡之公私人才之邪正三致意焉是傳略采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三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賅備且是編本以緇衣爲目而鄭註以好賢爲解道周此書雖泛引史事要其指歸固亦不乖於古訓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儒行集傳

臣等謹案儒行集傳二卷明黃道周撰道周有三易洞璣別著錄是編取儒行一篇分十七章上卷之目曰服行第一自立第二容貌第三備豫第四近人第五特立第六剛毅第七又自立章第八下卷之目曰儒仕第九憂思第十寬欲第十一舉賢第十二任舉第十三特立獨行第十四規爲第十五交友第十六尊讓第十七命儒第十八其篇目皆道周所創然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本經文所有較之坊記表記之目近于自然又儒行篇先儒譏其不純以爲非孔子之言以其詞氣近于矜張非中和氣象道周負氣敢言以直節清德見重一時故獨有取于此篇其所集之傳則雜引歷代史傳而以某某爲能自立某某爲剛毅意在主之取士執此爲則定取舍之衡則用人不迷于所趨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于儒者故備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此其作書之本旨也大抵道周諸經其用功最深者莫如三易洞璣易象正觀其與及門朱朝瑛何瑞圖劉履丁輩

往復商榷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故最爲奧博即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推衍極爲深至若禮記五篇則意不主于解經不過目擊時事之非借經以抒其忠憤又一年中輯書五種以成之太易故考證時或有疎特以其爲一代偉人又引君當道之心有足多者故至今尙重其書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日講禮記解義

臣等謹案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定未及成書 皇上

御極之初復 命儒臣取繙書房所存臺本參校訂論授梓頒行禮記自二戴分門王鄭異注閱歷唐宋專家或寡魏了翁有言博士諸生不過習其句讀苟不得義則諉爲漢儒之說棄不復講衛湜直歸其咎於孔穎達芟落異鄭之說蓋禮之難講甚矣我朝 聖聖相承顯崇經法是書之成與 欽定義疏相輔

並行實有以契制作之元融儒先之說俾萬古禮訓常昭矣乾隆四十七年五

月恭校上

欽定禮記義疏

臣等謹案禮記義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 欽定禮記一書爲漢儒所輯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此確論也康成淹貫羣經尤精於三禮故其注禮記醇儒莫及唐孔穎達作正義推闡演繹稱詳備焉宋李格非著禮記精義其書不傳二程張朱諸大儒論是經者亦多而罕有成書衛湜陳澧並爲集說然語之詳而擇之精蓋未有如我 皇上義疏之盡善也三禮之學自宋以後吳澄有考註汪克寬有經禮補逸湛若水有二禮經傳測鄧元錫有三禮繹不過更爲編次少所發揮比於是書殆未足當大輅椎輪之喻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深衣考

臣等謹案深衣考一卷 國朝黃宗羲撰是書前列已說後附深衣經文又列朱子及吳澄朱右黃潤玉王廷相五家圖說而各闢其誤其說大抵力斥前人